

留连, 推风拂月四十年

——叶盛兰往事（下）

◆章诒和

【说好说歹都是她】

说好说歹都是她！这个她，就是仍然健在的著名京剧女演员杜近芳。

他（叶盛兰）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她（杜近芳）还是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知道是谁的小姑娘。世事难料，沧海桑田。如果没有政权的更迭，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官方不建立一所国家级的京剧院（即中国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国家级京剧院，他与她不会在一起；如果他不是小生，她不是旦角，他与她不会在一起。但是，他与她在一起了，而且是几十年地在一起——一起在中国京剧院唱戏，一起唱生旦戏，一起唱才子佳人戏。他演吕布的话，她就是貂蝉。她演白娘子的话，他就是许仙。她演李香君，他就是侯朝宗。她演陈妙常，他就是潘必正。他演梁山伯，她就是祝英台。总之在古代题材的戏里，他们是相爱的一对。即使在现代戏《白毛女》里，他们也还是相爱的一对，一个演喜儿，一个扮大春。其实，他们之间的纠葛也像一本大戏，“大戏”里有深深的情，也有多多的恨。

江
淮
文
史



京剧《白蛇传》剧照，叶盛兰饰许仙（右），杜近芳饰白娘子（左）

京剧界的人都知道，旦行演员是非常多的，优秀的旦角演员也不在少数。要不然，怎么一下就齐刷刷地有了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后来，又齐刷刷地有了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呢？可要找上个好小生演员，那就难了。京剧界直到现在都在闹“小生荒”。所以，杜近芳进了中国京剧院，能遇上叶盛兰，那是她的造化。从此，杜近芳的表演因有“中国第一小生”的同台、

配合与提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层面，新的境界。叶盛兰的文戏武戏，都让人产生美感。扮上吕布是吕布，扮上周瑜是周瑜，决不雷同。与旦角合作演才子佳人戏，软点的旦角真能叫他这个俊美无比的小生给比下去。所以，自身条件很不错的杜近芳非常努力，力求在舞台上能与他楚汉对峙、旗鼓相当。杜近芳遇到表演艺术上的问题，也多向四叔（即叶盛兰）请教。于是，杜近芳迅速窜红。同行都说，是叶四爷培养了她。那时的她，也没站出来否认这个说法。与中国第一小生长期搭档，哪个旦角演员不羡慕，连霸气十足的言慧珠都动心。

平素他与她也很亲密，两人能说心里话。这种亲密，同行也认可。要知道：这是江湖，是戏班，不是寺庙军营。

1951年，为丰富上演剧目，中国京剧院要排《金钵记》（即《白蛇传》），决定选用田汉的剧本。对这个决定，叶盛兰是不满的，私下里对杜近芳说：“田汉是外行，不懂戏。拿我们的旧剧本改

改，就成他们的啦。”

那时，正在全盘照搬苏联文艺理论。戏剧界热火朝天地学习苏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戏曲艺人也要学。一次，田汉向杜近芳详细介绍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中关于如何体验和表现人物性格的理论和方法。回来后，杜近芳告诉了叶盛兰。听后，叶



盛兰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学什么表演体系，也唱了30多年。什么斯坦尼？我还叶坦尼呢！”

《玉堂春》中叶盛兰饰王金龙（右），与

言慧珠（饰苏三）演对手戏

从中国京剧院建院开始，剧院领导就组织政治学习，强调艺人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叶盛兰对此颇为反感，他是我行我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说休息就休息，说生病就生病，并对杜近芳说：“别叫我们改造了，叫他们（指领导）改造去吧！”

1952年，他们一起赴朝慰问演出。在朝鲜战场，杜近芳几次要求到炮兵阵地的前沿去演出。时为分团长的叶盛兰就是不让她去。说：“太危险了，这样牺牲不值得。不去，我们也一样完成任务。”杜近芳看到志愿军几乎每顿都吃土豆，便对叶盛兰说：“你看志愿军生活多艰苦呀！”叶盛兰回答道：“是艰苦，可这是当兵的命。”

从朝鲜回国，叶盛兰深感自己很难适应这种党组织领导一切的集体生活。私下里，他对杜近芳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在这

里（指中国京剧院）我受不了。”过了几天，他又决定不离开中国京剧院了。杜近芳问他为什么又不想走了。叶盛兰说：“不走了，走到哪儿，也躲不了共产党的领导。”

1953年，中国京剧院根据上级指示提出培养青年演员的方针，让青年演员成为舞台接班人。有关讲话传出，受到青年演员的热烈欢迎。那年，叶盛兰刚过40。梨园世家和富连成科班班主的家庭出身以及19岁成名的个人经历，使他比别人更深地领会一个新政权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意义。在他感受到威胁的同时，也陷入了难以排遣的忧虑。他向杜近芳吐露了自己的看法：“把他们培养起来，我们就完了。”

1954年，组织上动员杜近芳加入共青团。她也很想入团，可又拿不定主意，遂向叶盛兰讨教。叶盛兰听了，就撇嘴摇头。说：“你要入团？那么，将来连你的婚姻自由都没有了。”对艺人入党的看法，他也向杜近芳毫不隐讳地说：“党员就会记小本

儿（指汇报），扇小扇子（指逢迎）。你看，张某某入党就是活受罪，每天都得拿小本儿准备材料。”

1955年，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演出。一路上，叶盛兰对洋玩意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了捷克，他提出要买羊毛衬衫，那时，没几个人知道啥叫羊



中国京剧院旧址

毛衬衫。他的理由是“怕演员们晚上着凉”，希望组织能考虑一人给买一件。到了瑞士，他提出要买瑞士表，还要求表商打折，再打折。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先进，叶盛兰打心眼儿里羡慕。他对杜近芳说：“你看人家，路灯没明线，小汽车真多，真漂亮。一路上的景致多美。美得我都不愿睡觉，愿意看这些景色。咱们祖国多咱才能赶上人家这样呐！”接着，是一阵的唉声叹气。

在批斗叶盛兰的大会上，杜近芳把以上所罗列的叶盛兰平素对她的谈话内容，揭了个“底儿掉”。叶盛兰陷入精神混乱，听得心惊胆战。“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知我者缘何如此情薄？

【我们谁敢保险演员不反党？】

单看这个标题，就颇具“左”派色彩和革命锋芒。说这话的不是别人，就是有名的京剧生行演员李少春。我在《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一文里，曾说到自己是如何痴迷他所扮演的林冲，觉得这个角色与笔下的储安平是多么的相像。李少春的确棒。他的表演艺术，从前和当下都无人可比。艺术眼光极其苛刻的名角儿厉慧良（武生演员）曾



京剧《白毛女》由李少春（饰杨白劳）、杜近芳（饰喜儿）主演

说，中国京剧院只有两个半演员——一个是叶盛兰，另一个指的便是李少春了。但艺术和现实毕竟是两码子事儿。艺人在生活中一般是很实际，很世俗的。李少春未能免俗。在反右斗争中，他就不是那个能反叛官府的林冲了。李少春听从了指示和安排，对叶盛兰做了比较系统的揭发和批判。

李少春说叶盛兰是“从小哄起来，到大捧起来”，所以“一向狂妄自大，只要有人稍一触犯叶四爷，就要大吵大骂，甚至动攘子（即匕首）菜刀。”为此他列举了许多的事例。比如，从前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戏，叶盛兰看到门口广告牌子上的字大小不合适，就大骂起来，摘下牌子摔在地上。又有一次在马连良剧团搭班唱《群英会》，因为叶盛兰“干搁”了，马连良没办法，临时请了另一个小生演员江世玉。叶盛兰急了，拿着菜刀就奔了后台。又说，从前的一次演出，搞布景的人在抢景的时候碰了叶盛兰，因没来得及道歉，被叶四爷大骂一顿，挨了他弟弟叶盛长的一攘子。送到医院治疗后，还逼着人家给自己磕头。另一次，是在1950年代拍电影《群英会》，因为一点点矛盾，叶盛兰竟也拿着菜刀去找马连良……这样的揭发谁听了都害怕，更别说台上立着的叶盛兰了。但我也奇怪：怎么什么场合里叶盛兰怀里都揣着把菜刀呢？我还奇怪：每次叶盛兰拿菜刀的时候，怎么李少春都站在旁边呢？当我拿着这些原始反右材料询问当年参加批判会的人，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乐。并说，在会场上没人敢站起来问个虚实和真假。

反正这样的揭发足以让一个英俊漂亮的小生，顿时成为杀气腾腾的恶少加戏霸。听着听着，叶盛兰心里已是委屈万分，眼中之泪盈盈欲下。

眼泪，也没能让李少春心慈手软。他说：“这是装出来的可怜相，目的是哭得你们同情。”接着便发出呼吁：“群众每人手里有一面照妖镜，弄点眼泪就把镜子给蒙住啦？绝对不能！要让

《西厢记》中
叶盛兰饰张君瑞
(右)，张君秋饰
崔莺莺



他的原形赤裸裸显露在群众面前。要让一直站在中间偏右立场的人也感到惊讶，叶盛兰原来如此。这些人才能认识这次反右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谁敢保险演员就不会反党？假如说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叶盛兰、叶盛长、李万春参加不参加他们的活动？”——李少春这样地逼问。

同为艺人，大家都是吃戏饭的。叶盛兰就是往死里想，也想不到艺人能这么干。人心就是江湖。江湖没了，人心真的也没了？叶盛兰面色惨白，悲不自胜。

那么，李少春呢？他的发言说得字字真切，但是否字字真心呢？

“反右”以后，中国京剧院有了出国演出的任务。由于戴右派帽的叶盛兰不许再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活动，于是，《白蛇传·断桥》里的许仙由李少春扮演。演出归来，李少春对叶盛兰说：“四哥，这次出去演许仙是领导分配的任务，我完成了。但隔行如隔山呀！以后，这戏还是您的。”——瞧，这又是艺人本色当行了。

【完了，完了】

据叶家的后代告诉我，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在上海的时候，谁敢惹我？”“我成阶下囚啦！”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

“这是哪一出呀？”叶盛兰的妻子问。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开门！”妻子说。

“别管我！”依旧是小生的念白。

“是不是疯了？”一家人心里都这么想。

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每次批斗会下来，他都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自把琵琶，灯前弹罢，春深不到家。”叶盛兰在释放，在宣泄，同时，他也在收拾自己，埋葬过去。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那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2005年底，我访问了近90岁的马少波（当年的中国京剧院院

长)先生。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叶盛兰往事。

我问:“您对盛兰先生什么看法?”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叶盛兰是个好人,耿直,坦荡。”

我说:“盛兰先生到底怎么成了右派?”



杜近芳在《贵妃醉酒》中饰杨贵妃

他说:“谁让他和你父亲(章伯钧)搞在了一起。你父亲也欣赏他,请他参加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会,拉他入农工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还给他个中央委员。诒和同志,你要知道,那时谁和你父亲搞在一起,谁就是右派。”停顿片刻后,遂又补充道:“1957年的鸣放期间,在中国京剧院闹得最起劲的不是他。”

我问:“那是谁?可以说吗?”

“是袁世海。”

我又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

答:“不是反对我的问题,是企图恢复富连成的问题。叶盛兰、叶盛长的活动,袁世海的闹,以及马连良在外面的呼应,都是想恢复富连成的一套。核心是要在国家剧院夺权,否定党的领导。我至今都认为戏曲界存在个对富连成的评价问题。富连成科班是有好的一面,对京剧贡献很大。但它是不是就好得不得了,中国京剧要培养出优秀人才就必须恢复富连成?”

我说:“当时盛兰先生知道自己的孩子在中国戏曲学校学了

五年，才会几十出戏的时候，大为不满。说等孩子毕业，自己要再请老师重教一遍。马老，您知道吗？现在所谓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连几十出戏的本事也没有了，一般也只会十几出戏，有的只会几出戏。”

马少波点点头，无奈地笑了。

“盛兰先生在赴朝慰问时期的表现好吗？”这是我提问的另一件事。

“好。”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

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奇双会》】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

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文化部领导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宴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她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进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今天是戴帽（指右派分子的帽子）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更是热烈掌声一片。三分



四大名旦(左起)
程砚秋、尚小云、
梅兰芳、荀慧生

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两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份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 and 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谢幕时，只见杜近芳一再鞠躬；那潘必正的扮演者，任观众千呼万唤是再也不能露面了。

也怪！自反右以来他俩同台演出，他就比她更受欢迎。多少年后，杜近芳把自己这个挺恶劣的表现当成笑话亲口讲给我听。我理解她，但我更怜悯叶盛兰。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1957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回爷，您还是回爷！】

1957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妆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妆室的旮旯儿——

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200瓦大灯，现在是15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



李少春（右，饰蔺相如）、袁世海（饰廉颇）
《将相和》剧照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

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妆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讲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谁也累不过他】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

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10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像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

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缺了一半】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全国戏剧界只有这二人是在1959年摘的右派帽子。



杜近芳便装照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

的大将华云龙，说句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使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两人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霸王别姬》剧照，袁世海饰项羽，梅兰芳饰虞姬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急得袁世海直跺脚，跺脚也没辙。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但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是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

【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19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鸠山】

1963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征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也只剩下了聊天】

1966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他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体验一次，让你再度陷在落寞孤寂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劳动（在小汤山附近）。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



叶盛兰（右）、袁世海剧照



叶少兰（左）
和名丑石晓亮在
《群英会》中扮演
周瑜、蒋干

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常常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要一间小屋】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他患上多种疾病。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把叶盛兰好不容易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在等候领导派车的间歇，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骂了一句：“他妈的。”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世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在数十年的时空流逝中，叶盛兰（左上）、叶少兰父子同演《八大锤》中的陆文龙





叶少兰（右）为青年演员说戏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兰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

“我还记得上来。”

“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国家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64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1979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

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完)